今年离1992年南方谈话，整整30个年头了。有许多事情，当时或许还看得不是那么清楚；有些人的际遇的变化所产生的巨大后续影响，当时或许还不能明白；那时，有少部分先知先觉的人已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他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但是新的时代究竟是怎样的，没人知道。许多人还是依着惯性，对未来充满希望。这些疑问，现在再回头过去看，已然有了历史的纵深，历史的车轮碾下了它的轨迹。当然，现在说“后邓小平时代”已经结束或许还为时尚早，但许多决策、判断所造成的初步结果无疑已经显现，我们如今回顾南方谈话时，自然也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如果不是牵强附会、过度解读的话，邓小平在讲话中的许多说法，大抵都是意有所指，“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结合有关的史料，邓小平在不止一个场合也曾说过“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1]](#footnote-1)。邓所指涉的人物，已经很明显了。在南方谈话的下文中，邓小平接着谈了改革给国家、人民所带来的好处，也是在加强上述的观点。

俄罗斯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写道，“在苏联意识形态一直是社会和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何大规模的改革都需要意识形态的依据”[[2]](#footnote-2)，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同样也作用于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的，实际上也是他在1978年之后的改革十年中一直贯彻的，“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其实是选择搁置争议，以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替代意识形态上的具体解释与规避逻辑上的悖论。

但经济的发展总不会永远保持后发国家刚刚发展时的那般高速，有许多要害的问题，如到底改革的终点在哪，经济增长放缓之后政权的合法性又该从哪找寻，邓小平并没有直接做出回答。“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种说法到底是不错的，但现实的展开，却并不如当初所设想的那般顺畅。也不怪现在的老百姓不禁揶揄起了邓小平的“石头论”：为什么总是要指责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把石头都拿去砸自己的脚了，中国哪还有石头来摸着过河！听着颇为荒唐可笑，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一定的现实，其背后的道理应该引起人们尤其是上位者的重视。

现在来看，其实邓小平当初的想法是很清晰的，无论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是“相信后人的智慧”，邓小平大概是期望着，这一代人主要负责发展经济，待到下一代，各项条件都合适的时候，后续的政治体制上或更深入的改革再逐步展开，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真正的“社会主义”。但这些都要建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接下来的领导人于改革的目标矢志不移，有思想也有能力将改革继续下去，渡过河去，而不是停留在河的中间，甚至走回头路去，名义上继续打着“改革”的大旗，实际上不愿也不去改革。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南方谈话的背景，恰恰是在执政的当局，已经将改革的步伐放慢了下来，改革停滞的迹象已经出现，邓小平才会在本已退居幕后之时，重又出山，进行这次“南巡”的。“我在89年5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或许讽刺的是，正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亲自将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两名执行者，改革的具体操刀人，先后拉下了马。“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发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道理，邓小平不是不明白，但或许在他心目中“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或许还要重于中华民族的未来。“我在89年5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最大的功臣都下台了，本已在干部中存在争议的改革，现在又还剩几人能坚持愿坚持？于是，为改革打开了大门的人，又亲手关上了它，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时代之后，最大的悲剧。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仍旧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随后建立起来了，至少改革的名称与改革的部分成果，总算是保留了下来。生活在现在的人们对当下的中国，自有的评价。

托克维尔在他那本不朽的名著中分析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时，如此总结，“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3]](#footnote-3)这要与苏联的历史放在一起来理解，不是不应改革，而是改得太晚太迟了。许多事情又回到了起点，不过是在一个物质条件更好的情况下，其他则一切如旧，“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214. [↑](#footnote-ref-1)
2. Рой Медведе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жизни, 2010. [↑](#footnote-ref-2)
3. Alexis de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1856. [↑](#footnote-ref-3)